

武夷山探索茶庄园新模式,让游客住下来、慢下来、沉浸进去——

从“路过的风景”到“向往的生活”

□本报记者 裴礼辉 文/摄

暮春初夏的风掠过武夷山,丹霞岩壁上薄雾轻绕,空气里浮动岩骨花香。

漫行武夷山,窗外是层层叠叠的绿。茶山顺着山势起伏,云雾在山腰缠绵,散落在山谷间的古村落若隐若现。它们不再是旅途中一晃而过的背景,而是一个个让人想要停下来、住下来、把心放下来的地方。

这两年,常听人说起一句话:“从前觉得武夷山好山好水好寂寞,如今才懂,是好山好水不寂寞。”这句话背后,藏着一场静悄悄却深刻的改变。

南平以茶庄园为支点,撬动了一场旅游的革新。不再满足于让游客“到此一游”,而是邀请他们慢下来,住下来,真正沉浸在这片山水与茶香之中。

如今,14座茶庄园已如珍珠般散落在碧水丹山间,231间客房、93间茶室,虽不算多,却各有各的韵味。皇龙袍、陶渊明、华杰……每一座庄园,都在讲述一个关于茶、关于生活、关于心灵的故事。



皇龙袍茶庄园

时常在想,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在武夷山的茶庄园里,答案变得简单而真切:旅行,就是换一个地方,好好过日子。

走进位于国家旅游度假区的皇龙袍茶庄园,城市的喧嚣仿佛被一道无形的门隔绝在外。庄园闹中取静,丹霞的奇秀与茶园的温润融为一体,成为一方天然的庭院。推开房间的窗,云雾正从茶山上漫过来,空气里交织着焙火的暖香与草木的清冽。

这里不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。茶室里炭火微红,“武夷岩茶馆”展厅里茶史悠长,手工作坊里飘出新茶的芬芳。在手机上轻轻一点,就可以预约“一日茶庄主”的体验。清晨踏着露水走进茶园,指尖轻掐一芽两叶;午后跟着师傅学揉捻、感焙火,看一片嫩叶如何在掌心慢慢蜕变。

那种感觉,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。指尖触到温热的茶青时,时光的流速仿佛变了。不再是被日程追赶的急促,而是随着茶香缓缓流淌的从容。

在陶渊明有机茶庄园,花一百多元钱就可以拥有半日的茶人时光。后山为游客增加体验感而没进入正常生产环节的20多亩茶园里,水仙、肉桂、瑞香等多个品种的茶树,在风化岩的沙砾土中自由生长。系上竹篓,跟着制茶师傅的指点,按“开面采”的标准,采下茶青;回到手工车间,制茶师傅会手把手教你揉青、炒茶、揉捻。

当茶叶在你的掌心渐渐升温,当岩骨花香在指尖悄然诞生,那种满足感,是购买都无法替代的。

“以前只在视频里看过别人采茶,这次专门带家人来。”来自浙江的周瑾华说,眼睛里闪着光,“亲手做出来的茶,闻着都比买来的香。”

那一刻,“买茶人”已经变成了“制茶人”。不是消费,而是创造。不是路过,而是参与。



在茶庄园的茶园里体验采茶

武夷山的茶庄园,让时间的维度变得丰盈。

春天,可以在晨雾中参与“喊山”祭茶,用一声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。那种仪式感,让人与自然之间有了一种古老而温暖的联结。

夏天,岩茶制作进入最忙碌的时节,你可以走进茶厂,感受摇青时茶叶碰撞的沙声,嗅闻发酵中微妙变化的香气,在汗水与茶香中体会一杯好茶背后火热的匠心。

秋天,斗茶赛上茶香四溢,你可以像行家一样举杯细品,在百般滋味中找到最打动你的那一泡。

冬天,围一炉炭火,慢慢煮一壶老茶,听窗外北风低吟,看茶汤在杯中荡漾出琥珀色的光。

淡旺季的边界,就这样被一杯茶消融了。任何时候来,都有属于这个季节的茶事在等你。

今年的春茶季,华杰茶庄园里,常有客人跟着制茶师傅,从下午一直忙到深夜,仍舍不得散去。

即便不想体验制茶的乐趣,住进华杰茶庄园,也可以享受另一种生活:在山水与茶天然构建的风景里,喝着茶的人,也是风景。舒适,且治愈。

“慢享、康养、有乐趣!”来自湖北宜昌的王鸿雁大姐,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在武夷山的茶庄园感受产地的茶生活了,这次还约了15位退休的好友,“每天推开窗就是茶山云雾,白天采茶制茶,晚上喝茶、听茶修课。这种日子,在城市里想都不敢想。”她说这话时,夕阳正好洒在茶山上,整片山谷都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色。



茶庄园成为许多游客的打卡地

田园,原来可以这样精致

曾经,“好山好水好寂寞”是多少茶人的隐痛。山水再美,若只是远远地看一眼,终究隔着一层。

茶庄园的出现,把这种距离消融了。走进星村镇黄村村,老茶厂改造成的展示馆,旧供销社变身的艺术空间,让人眼前一亮。青砖黛瓦还在,乡愁的肌理还在,但一股轻盈而现代的审美活力注入其中,让古老的村落有了新的呼吸。

在回应茶庄园,茶民宿、茶书院、手工坊错落分布,每一个角落都萦绕着清雅的茶香。福莲茶庄园藏身岩茶核心产区,丹霞地貌与青翠茶园就是天然的茶席,坐下来泡一壶茶,抬眼便是万丈山色。

华杰茶庄园的负责人黄正华常说一句话:“乡村不是‘土气’的代名词,田园也可以时尚、精致、有格调。”

他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在黄村及周边,鱼塘咖啡、乡愁茶咖点缀在山水之间,城市里熟悉的休闲业态被巧妙地安放在田园,却多了几分山野清风的自由与惬意。

茶溪谷乡村振兴示范带已经建成开放,沿黄柏溪一路铺展,串联起多个村落。“水岸活力”“溪边野趣”“茶庄闲适”“田园撒欢”……七大主题、30多项建设内容,让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。沿溪步道平整宽阔,连片茶园绿意葱茏,河滩改造的绿茵地上,孩子们在奔跑,大人们在野餐,笑声被风吹得很远很远。

在皇龙袍茶庄园,这种精致表现为一种极致的东方雅韵。茶器、摆件、家具,每一处细节都透着主人的匠心与品位。在这里喝茶,不是解渴,而是一场五感的巡礼:看茶汤的色泽,嗅茶香的层次,听茶水注入杯中的声响,触茶器的温润,最后才是舌尖的甘甜。

有游客在留言簿上写下一句话,让人久久难忘:“原来,山水可以这样亲近,生活可以这样优雅地‘浪费’。”

这场变革最深远的意义,或许在于它重新定义了“茶”与“旅”的关系。

过去,茶农的收入主要靠卖茶青、卖干茶,利润微薄,受市场波动影响大。如今,茶庄园的模式把茶农、村庄和整片山水都编织进了旅游的链条之中。在黄村村,茶产业年产值已达1.5亿元,由茶庄园带动的旅游收入也达到3000万元。“产业支撑旅游,旅游反哺产业”,良性的循环正在生长。

今年,清明以来的周末,村道两旁停满了车,绵延一里多地。光是来体验采茶制茶的游客,一天就有五六拨。

华杰茶庄园的经营方式打动人心。很多茶庄园设置门槛,要求预约,黄正华却反其道而行:“敞开大门、热情迎客,不设门槛、不讲排场。”庄园里喝茶免费,再好的茶也舍得分享。“待客就要有武夷山的豪气。”

这份真诚,让人一来再来。许多客人成了老朋友,每次到武夷山,首选就是这里。

陶渊明有机茶庄园坚持最严苛的有机标准:不施化肥、不打农药、不用除草剂。以虫治虫、物理防虫,让茶树与草木共生共长。这份对土地的敬畏与坚守,获得了中国、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的多重有机认证。而当游客亲眼看到茶树的生长环境,亲手参与茶叶的制作过程后,那份信任与认可,是任何广告都无法替代的。

如今,庄园的客群早已不限于本地,亲子家庭、专业茶人、远方而来的外国友人……法国的、德国的、西班牙的,他们慕名而来,带着感动离开。

目前,南平已经发布了《茶庄园文旅体验服务指南》团体标准,让服务有标准可依,让体验有品质可感。“智游大武夷”平台也同步上线,汇集了福莲、皇龙袍、武夷星等十余家精品庄园,动动手指就能一键预订。

从“卖山水”到“卖生活美学”,从“卖茶叶”到“卖体验”,一座座茶庄园正在重新定义武夷山的旅行。

当游客推开窗是云雾茶山,端起杯便是亲手揉出的岩骨花香,一种关于山水、文化与生活和谐共生的新图景,正徐徐展开。

记者手记

山水间的温度

此时,我想起这些天遇见的人。黄正华端来的那杯免费却滚烫的茶,陶渊明庄园里手把手教学的老师傅,皇龙袍里精心布置每一处细节的茶人,还有那么多来了又来,把这里当作第二个家的游客。

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:打破那些看不见的墙。打破“山水”与“生活”之间的墙。当游客在茶园里自在地散步,在茶室里随性地聊天,山水不再是只能远观的风景,而是可以融入其中的日常。

打破“城市”与“乡村”之间的墙。在那些精心设计的茶室里,在充满品位的空间里,田园展现出一种不输于城市的精致与优雅。而这种精致,不是模仿,是生长。从茶文化、从有机理念、从对土地的敬畏中生长出来的。

打破“茶”与“旅”之间的墙。茶农成了最好的老师,

制茶车间成了最好的课堂。茶赋予了旅游以灵魂,旅游则为茶产业插上了翅膀。它们不再是两张皮,而是一个生命体的两个侧面。

这场变革最动人的地方,在于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,而是由一个个热爱这片山水的人,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一点一滴的用心,慢慢生长出来的。

当游客推窗见山、端杯品茗、亲手制茶时,他们感受到的,不仅是武夷山的岩骨花香,更是一种可以安放心灵的有温度的生活。

这,或许就是武夷山最想给你的。不是一次匆匆的旅行,而是一段值得慢慢过的好日子。

来吧,在茶山之间,找一扇属于自己的窗。推开它,便是向往的生活。